

谈日本人“集团主义”中的“自我意识”

——以小说《人间便利店》为例

文 / 蔡鸿润

谈起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普遍都会想到日本人注重“和”的观念，强调“集团主义”，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需要遵守一定的集体规则，主要表现在重视集团意志。但是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日本的开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本人长期以来的“集团意识”逐渐出现了瓦解的倾向性，“集团意识”所持有的内外有别、排他性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自我意识”抬头。本文旨在通过小说《人间便利店》的主人公展现的“自我意识”，讨论日本人“集团主义”中的“自我意识”。

在研究日本人的思想文化的领域中，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自我意识”让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前人的研究中，大多仅只是针对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其中一项进行探讨：梁红梅的《日本人称代词与日本人的自我意识探析》中，通过分析日语中人称代词的特点和使用情况与日本人所拥有的自我意识到之间的联系；张佳宁的《浅析日本集团意识的内涵及影响》分析了日本集团意识的内在含义及集团意识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一个集团内部的各个成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必定会的“自我意识”，马双的《从〈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看日本集团意识的瓦解》则是通过对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部作品的分析，做出了对日本集团意识瓦解以及自我意识出现现象的研究。

一、日本人的集团意识

1、集团意识的含义

集团意识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理念，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在位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集团内部成员之间会形成以强烈的归属感为基础的纽带，集团主义就是指在受到集团意识影响下，所属于一个集团内部中的全体集团成员，所有工作都要以集团的利益至上，做任何工作之前都要首先思考是否会损害或是有利于集团利益，不能做出损害集团利益的行为。在集团意识的影响下，集团内部成员对自己所处的集团抱有高度的归属感，



自身作为集团成员之一会以集体利益为重，这样的集团意识结合一个团体的集团行为能产生很强的力量。在一个集团内部，通常会展现出各个成员行为模式的高度一致，追求集团整体的统一，减少了个人的自我意识表现的倾向。

2、日本集团主义的特征

日本是少有的高度强调集团意识的民族，集团意识是日本民族的代表特性之一，在日本人中集团意识主要表现为大家习惯于合群和集体行动两方面。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有多个原因：第一，日本是一个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地形狭长，海岸线长，平原面积少，在古代日本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进行农业生产必须要依靠村民们的共同作业，仅依靠个体自身的能力难以完成食物的获取。因此，村民们为了耕作出足够的粮食以维持生存，就离不开集团所有成员的共同协作；其次，随着中国和日本开始有了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传入了日本，中国儒家思想中“和”的思想对日本思想文化产

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日本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以和为贵。为了维护集团的利益要避免当面的冲突，以平和的方法和手段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成了处理日本集团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最后，古代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家父长制度，这两种制度下，要求民众要服从当地领主的命令以及自己家族的家主的命令，以便于更好地为整个利益集团或者是整个大家庭谋求利益，这样的封建制度导致日本人产生了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倾向，容易自我怀疑，即缺乏主见。长此以往，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求同意识，对集体产生了依赖性，少有表现出与集体的不同。

在当今日本社会，集团主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校里，各个社团组织就是一个小集团，学校会组织学生进行修学旅行，班级活动和社团活动等集体活动，从各方面培养学生的集团意识，使学生更好地融入集体。对于从小就接受集团意识教育的日本国民来说，在长大后进入公司工作，也能很好地融入公司，从企业的集团意识来看，日本有不少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制度，在本公司上班年限越长的职员工资会越高，以减少职员的流动性，增强职员对公司的归属感，职员会将公司的发展和维护公司的名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全身心的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日本人看来，个人一定要与集团共存，没有人能脱离集团独自生存，可以看出，集团主义在日本人的思想文化中还存在着较强的影响力。

二、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下“集体主义”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但并不代表日本人完全缺乏“自我意识”，日本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尤其体现在近代的明治维新之后。

从大化改新之后起，日本社会进入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国家权力由统治阶级把控，普通百姓基本上没什么表达

自身想法的渠道和权利，在社会长期以来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封建专制思想和伦理规范的统治下，日本人的思维受到了禁锢。日本通过大化改新由最开始的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由此日本的社会等级和阶层随之发生了变化，天皇成了最高统治者，地方豪强也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之后，日本之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名存实亡，日本统治集团的阶层划分则变成了虚位的天皇、将军、大名、武士，而普通的平民一直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必须服从统治者的意志。而在家父长制度下，作为户主的在一家之中拥有极高的权力，可以随意支配家中的所有财产，安排家族成员的婚姻，对于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女性来说，她们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通常都由她们的父亲代为安排婚姻。对于在这两种制度下生活的日本一般平民来说，都是依附于集团中生活的，没有真正的自由，也没什么自我意识。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国，欧美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传到了日本，日本废除了在本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民主和哲学的思想同样传到了日本，给日本带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他曾在1860-1867年期间三次前往欧洲国家进行访问，在自身亲自体验了西方文明之后，坚定了将西方文明传播到日本的决心，早期的福泽谕吉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在日本进行传播，这对日本民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使得日本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儒家的伦理规范及家父长制度受到了冲击，集团主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观念有所动摇。明治维新改革的推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一方面是塑造了日本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的认识，加强了日本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唤起了日本人追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开始有人思考个人存在的价值及其意义，为后来人们产生的“自我意识”奠定了基础。

三、《人间便利店》中体现的“集团主义”和“自我意识”

《人间便利店》为日本女性小说家村田纱耶香所著的芥川赏获奖作品，全文以第一人称视角完成。主人公古仓惠子从小开始就被身边的人看作是“一个有点怪异的孩子”，主人公在幼儿园时看到死去的小鸟，她没有



觉得悲伤，不会想着要把小鸟埋葬，而是想着既然小鸟已经死了，还不如把小鸟的遗体带回家烤着吃掉比较好，还因此遭到了母亲的“责备”；到了小学，有一次上体育课时，她看到有两个男生在打架，首先想到的劝架方式是从旁边的工具箱中取出一把铲子，往打架的男生头上砸去……古仓惠子所做出的各种“怪异”的行为都使得她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因为她的这种与别人的“不一样”，也因为她自身不善于交际，从小没什么朋友，家人一直很担心她的情况，希望能把她“治好”，能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

主人公的家人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治好”主人公，让她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这种所谓的自己需要接受“治疗”的话语也一直伴随着古仓惠子，古仓惠子摆脱“异类人”的处境，是在她进入大学之后去到一家便利店打工的时候开始的。大一时，她进入到一家新开的便利店做店员，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齿轮能在便利店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家人看来似乎她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与别人交往，正常生活了。而古仓惠子就这样在便利店做兼职做了18年，她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去找一个全职工作，就一直在同一个便利店做兼职。到了36岁的古仓惠子身上已经开始有了“到了中年还在打零工的未婚女性”的标签，古仓惠子的婚事一类的事情引起了家人和同事们的询问，在短短两周时间里，14次被问到“为什么不结婚”，12次被问到“为什么做兼职”。在家人，同事以及朋友们等“一般人”眼里，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应该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应该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而古仓惠子是一个例外，是“不正常的”。在这样的看似“关心”的虚情假意背后，是大家所持有的集团意识下的排他性，排斥古仓惠子这样的“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这样的言行给古仓惠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古仓惠子一度也认为自己应该符合周围人的期望，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找个人谈恋爱和结婚，并且真的尝试着和同在便利店打工认识的男性白羽交往，自己也辞去了便利店的工作。不过在离开便利店之后，感觉到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古仓惠子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离不开便利店的，去了其他便利店买东西，古仓惠子总是忍不住想去帮忙。于是，尽管面对白羽的反对，古仓惠子还是结束了与白羽的恋爱关系，放弃了正式工作的面试，再次去找新的便利店面试。

古仓惠子所在的学校、家庭、便利店、社会就是一个一个集团，如果有人表现出与集团里其他成员不一样的言行，似乎就会破坏集团里的秩序。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主人公的视角，描写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着强烈的集团意识，表现

出明显的排他性特征，也体现出社会上女性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对社会上的集团意识排他性的抵抗。主人公最后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没有按照别人的期望选择找一份自己不喜欢的所谓正式的工作，没有为了符合他人的期望去结婚而勉强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人结婚，展现出主人公的“自我意识”。

四、结语

集团主义虽然诞生于古代日本，一直传承至今，在现代日本人身上仍保留着。人们既希望自己能融入集体，对群体抱有归属感，又呈现出集团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质。当有人表现出与群体的不同，就容易被群体排斥，被认为是“不正常”。

《人间便利店》主要是以主人公打工的便利店为背景，登场人物主要是主人公的家人和便利店老板、同事以及客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部描写了生活在社会成员们制订出的条条框框的规则下的古仓惠子对自己定位的追求，她最后按照自身的意志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挣脱了“集团主义”观念的束缚，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

【参考文献】

- [1] 梁红梅. 日语人称代词与日本人的自我意识探析[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08,(06),732-736+754.
- [2] 张佳宁. 浅析日本集团意识的内涵及影响[J]. 现代经济信息, 2015,(03),63.
- [3] 马双. 从《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看日本集团意识的瓦解[D]. 燕山大学硕士论文, 2016.
- [4] 李东辉, 张莹. 浅析日本欺凌问题体现的集团意识——以电影《告白》为例[J]. 文化学刊, 2019,(08):159-162.
- [5] 景栋花. 浅析日本集团意识的特征文化[J]. 创新比较研究, 2018,2(36):31-32.
- [6] 韩英. 日本近代自我意识的形成与西田哲学[J]. 大连大学学报, 2003,(01),38-40.
- [7] 曲玉婷. 福泽谕吉自由主义思想研究[D].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9.
- [8] 邢雪艳. 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对近代国民塑造的价值探讨[J]. 外国问题研究, 2019,(04),18-24,116.
- [9] 村田纱耶香. コンビニ人間[M]. 文艺春秋社, 2018.
- [10] 戴玉金. 村田纱耶香《人间便利店》的“异类人”与“异质空间”研究[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21,11(06), 76-82.

【作者简介】

蔡鸿润(1998—),女,汉族,四川省泸州市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